羅豫章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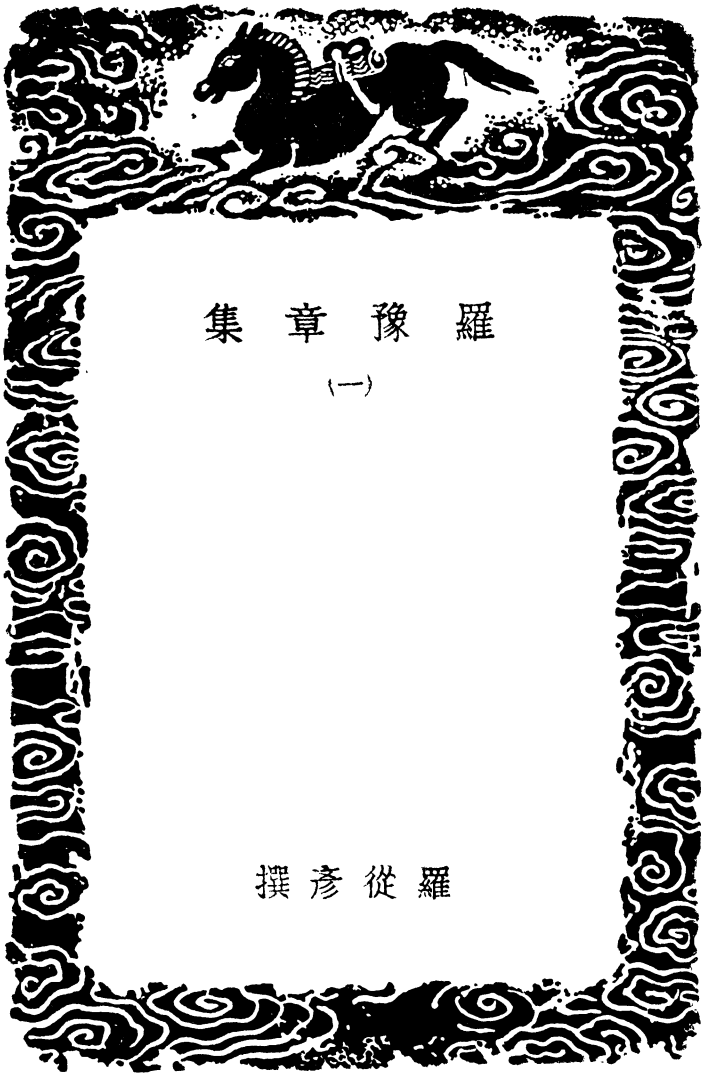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豫章集

(一)

羅從彥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於周子盛於二程而大會於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脈實自龜山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於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於海也斯道之傳蓋匪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啓後之任乎先生爲人嚴毅清苦年四十一歲始受學於龜山之門計其時亦已晚矣夫學者惟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雖其前之溺於流俗誤於歧趨者一旦親承大儒之訓翻然勃然卽可以得乎吾性之所固有而聖賢之道求諸日用而無乎不在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何人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乃一聞至論遂驚汗浹背自悔虛過一生非先生之篤志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且旣從龜山授業又裹糧走洛而見伊川旣得伊川指示又歸而卒業於龜山抑何求道之勇也迨後盡得龜山不傳之祕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危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蓋其造道成德有非世人之所及知者矣先生之學傳之者李延平也常教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以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而出故必操存涵養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龜山心法深得伊洛之傳者也延平答朱子問學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脈淵源的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

東注也。其承先啓後之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遵堯錄。二程語錄。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卽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羅先生文集重刊序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行爲事。而文章詩賦。蓋非所先者。然或因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於心而不能自已者。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於己無累。於人有規。則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摹寫溪山。足以蕩心而逸志者。奚可尙哉。羅豫章先生。師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祕。居鄉授徒。循道寂寞。晚始得官。爲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歿。所幸者。有同郡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清介絕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生平所著詩文。又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述。世不可無。如遵堯錄。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閒有存者。亦惟束之高閣而已。騷人墨客。競以娛戲摹寫爲事。豈復知道理之言爲可貴哉。邵武大守南克馮侯考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搜訪遺文。得之民閒。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集。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版以廣其傳。及來茲郡。又載以隨。惟恐或失之。誠以道理之言。有補於世者。所當貴也。貴道理之言。則其爲政從可知矣。潛亦竊慕先生者。既喜斯集之傳。俾後生晚學。得以因之考見其道。有所感焉而興。又欲後之嗣政於此者。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爲心。而弗替也。故僭序之。時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重刊羅先生文集序

天下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者歸諸聖。造道者歸諸賢。夫聖不可尙已。聖而下者。能幾何哉。是故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言之技也。勦取影響。掇拾緒餘。言之陋也。叛道背經。立門築室。言之蠹也。飾章繪句。踵謬承誤。言之雜也。有識君子皆陋之。卽使或災於木。曰文矣文矣。其何以信今而傳後耶。惟有精思力踐。超穎妙悟。遠承師傳。深契道體。徵之而順情理性。顯之足以經世宰物。近之而章程一代。遠之則足以垂憲百世。小之而化家範國。大之則足以擴天地。橫四海。夫若是者。言之善歟。文之精歟。惟宋諸先生。自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兄弟鳴於西北間。俾聖學大明。如日星麗天。江海行地。固爲世道慶。自龜山載道而歸也。程師卽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豫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祕。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乃今讀豫章之集。遵堯有錄。議論有要語。雜著有題詠。誨子姪有書文。夫皆起自身心。出於至誠。以爲心則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云。余來董延郡庠。景慕先哲。披閱往訓。每以舊集年久漫漶爲惜。庠生文明。爲先生遺裔。乃取舊集新之。索余言以序。余嘉其能不墮祖德也。而紀諸首。時隆慶五年春三月初十日。延平府儒學教授。分宜歐陽佑序。

宋史本傳

羅從彥字仲素。劍浦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樞。從彥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徒步往從楊時受業。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告以曩聞伊川說甚善。從彥卽裹糧走洛。見而問之。頗反覆以告。亦不外是。乃歸卒業。盡得不傳之祕。時嘗語以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如東漢處士名節有聞者多。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得者如此。時之壻沙縣陳淵。嘗詣之。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與學清節。眞南州冠冕。既而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閒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著遵堯錄。述祖宗以來。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至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其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苟爲可恃。必傳其子。文武成康。法度至明。向使子孫世守其遺緒。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惟效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暑易侵木傷蠹蝕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盧杞之奸則外必有祿山朱泚之亂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惟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公孫弘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誇尚古文二旨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始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世稱豫章先生溫祐閒諡文質一子敢敍

年譜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生於劍浦之羅源鄉。

按先生行實及羅革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云。七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咸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集云。余後七十年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蓋六十四歲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十一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於楊龜山先生之門。

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李延平先生來受學於門。

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於毘陵。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錄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八月上丁。以郡守周綰之命。率諸生行釋菜禮。

五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卒於官。子敦敍早歿。喪不得歸。數年。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護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葬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於本郡羅源黃濟坑之原。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於道途。又與前說不同。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荊榛之中。爲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給官田以其租半給守墳。半供祀事。每歲寒食。命教授率諸生致祭。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證。
七年丁未。賜謚文質。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辛丑。賴汝充題請從祀。
三十三年乙巳。徐學聚、方良彥題請從祀。
三十七年己酉。熊尙文題請從祀。
四十二年甲寅。從祀聖廟。稱先儒羅子。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允學臣沈涵疏。
賜御書扁額。曰。奧學淸節。縣於祠。

羅豫章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遵堯錄一 井序
卷之二
遵堯錄二
卷之三
遵堯錄三
卷之四
遵堯錄四
卷之五
遵堯錄五
卷之六
遵堯錄六
卷之七

遵堯錄七
卷之八
遵堯錄別錄
卷之九
議論要語
卷之十
雜著四道
詩二十七首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　羅從彥撰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張然皆雜以伯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唱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燼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火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競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楷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年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

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粗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暌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敵人窴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采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國初劍南交廣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域北方皆未賓服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維筠鎮棣州以拒北寇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贄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敵其家屬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周回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許便宜行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間諜洞知邊境情狀每寇至必豫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敵。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敵兵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北敵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悅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問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練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貰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方。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幷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爲晉隰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北敵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外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北人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方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尙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若歲洊饑無所收取執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帝卽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揚泗饑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況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賑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

一歲洊饑。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剋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卽不能得。若舟車足迹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卽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僞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爲朕立法。江南旣平。還卿旄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創弱。當使勿測。旣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

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毘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賞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純巧。嘗自結眞珠鞾爲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德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援。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所致。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

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埽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徹定宗廟寶儀。典禮儀。聶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嚌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帝親撰文宣王、兗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於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爲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虛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閤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時別拆之。

乾德元年。詔復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練吏理。達於教化。幷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爲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饑饉須豫爲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貯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爲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卽位任以爲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先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祕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爲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爲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衞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扃牖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尙不用況他人乎溫叟眞廉士也哉亟命輦返密白於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鎭澆風溫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爲國子監丞延州錄事參軍段從革爲贊善大夫定州錄事參軍郭思齊爲太子中允河南節度判官石雄爲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爲拾遺安丘縣尉張邈爲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搏爲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奸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爲奸通判

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死帝曰非刺史有奸贓乎夢昇眞清強吏也因以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爲贊善大夫尋出珪於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蠭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應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鬬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羣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最近蠻獠猶宜綏撫聞知州葛思齊兵馬監押郭重遷等掊斂於民頗爲不法恃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閒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內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鎭以惠民爲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臣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丘園一本作兵柄）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彥等爭論曩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翼日皆罷鎭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臥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臥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闇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旦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常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以所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田獵非馬之罪也自此遂不復獵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視亦競爲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謝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閒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妝肩輿乘以

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黃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古語云。只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常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魁壯。爲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爲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侯張瓊。以忤晉邸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

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推宣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穀輒趨進。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爲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卻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束帶以見之。此其廉恥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恥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恥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爲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賞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悟。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僚之有功當

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眞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爲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斷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卽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僚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儆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鎭。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席。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鎭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舊勳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大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耑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

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不可不謹也。普身爲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勳舊脫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在昔黃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

臣從彥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賜必有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者言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帛之賚。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也。蓋方外之士。與儒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二

遼堯錄二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中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之於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中外。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之。端歷官識大體。今雖進擢。帝以謂任用之晚。每奏對同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

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彥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晚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耑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爲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臣僚各獻所爲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誥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吳人淩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庭賦閱之語易簡曰可日令敍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苟非其人或有冤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災宰相曰惟守法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朝京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歷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方可書爲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常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官法曹參軍高伾。伊闕縣主簿翟麟。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溫。皆以罷輭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至道中。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蹟。更次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廖遺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績。幷降璽書褒諭之。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爲難。何代無材。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畋游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徧識之哉。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卽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爲限。成朕急賢之意。

又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誤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耑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倣傚。止習淺浮文章。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勵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爲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治。未嘗不欲加惠於民。若杜兼幷。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爲天下者。不爲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廬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幷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士著之民。若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閒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供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榷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閒。當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況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飾。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靴。乃趙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履舄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崇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南北紛爭（一本作犬戎猾夏）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麤理。常自愧惕。近者漸平寇孽。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者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於逸

樂。不恤士卒。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爲戒。

淳化三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枭任節鎭。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悅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枭獍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笙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爲將順可也。然於稷契枭獍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獾。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獾。務治國事。幷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向說苑。然文有小異。說苑言荊文王得如黃之狗。菌露之獾。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申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菌露之獾。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

於襁褓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私從義者乃可行矣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己與子孫也且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儻無內患必有外憂句脫特邊事耳皆可豫防奸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須當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內朝常親旒扆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絕諫官不得侍從太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擇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

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慶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羣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奬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爲動容久之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閒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疑滯若稍閒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己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爲奸邪蔽惑以致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奸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爲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以爲鑒戒故堯舜爲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爲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爲惡彰敗則

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正。信不盧語。賢人若遇暗主。晦迹丘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尤在辨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淸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闕中事。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爲萬世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遠小人。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來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

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徵曰。君之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臥理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願陛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徵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黃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賤之爲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知覆幬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徵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

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黃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耳。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未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爲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天下。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爲君治人。卻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此所謂利他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爲。眞大惑耳。書之史册。爲後世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眞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絕乎

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己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摶。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眞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迹遁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眞有道之主。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奏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彥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摶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吳筠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不貴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三

遼堯錄三

眞宗

眞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之計李沆等或請以鎭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爲一以當衝要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鎭定兵陳於定州之北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彌縫其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鎭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爲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立柵賊來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守素張銳領騎六千屯威敵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忌領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敵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敵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袭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寇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

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敵勢猖獗。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稟成筭。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今睿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捍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射殺賊將撻覽。王超大軍將會於駕前。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握勁兵。扼其歸路。敵人勢屈。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眞宗咸平中。命宰相樞密。陳禦敵之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而李沆等以爲盡合機宜。此於制勝一時之策。可謂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邊事付之將。苟自中制之。立爲陣圖以授之。內外不相及。必有失機會者矣。古人云。閫外之事。將軍主之。此最爲知言也。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靜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扼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如北敵入寇。則會諸路兵犄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總管。詔聽楊延昭等皆隸屬之。防遏北敵之勢。在此數處而已。

眞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於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眞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對資政殿。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今庶官。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瀛州。以西上閤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事。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眞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亙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彼將顚覆不暇。今之將帥。喜用騎兵。以多爲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覘寇敵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眞宗卽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儆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爲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扑。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卽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於和平。今彗出甚異。其祥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終始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況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眞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行之相違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彦釋曰。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呂端之言。其幾於道者歟。

眞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尙多有之。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眞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咨之於衆。似得其實。然爲臣爲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卽爲善也。況朝廷不以一眚廢人。終身之用乎。

眞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重。故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終亦

梗於任使。鑒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德元年。內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閤門。召對崇政殿。在外者乘傳代歸。

眞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及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論。多眞於臺閣館殿。遷秩任之。

眞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若官不稱職。或有冤濫。水旱災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眞宗顧謂王旦曰。國庠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旦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乃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眞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充翰林侍講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祕閣。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命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諮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眞宗問宰相。知州爲誰。或以上官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鎭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鎭靜欽恤爲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爲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

敗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爲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惠兼著帝深然之
眞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切要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管內職官慮有受其請託者宜依條約又州縣闕員甚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帝謂近臣曰臣寮付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諭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爲誡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爲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實卽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謂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爲多矣然遭逢盛時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爲享塗帝曰大都立身當以持重爲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爲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

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於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眞宗初卽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爲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墮壞。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眞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墓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諡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兗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別異。望封顏子兗國公。餘爲郡公。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爲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奮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諭。乃以周之陪臣爲言。豈知禮也哉。

眞宗初卽位詔內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眞宗最重之常謂李沆宰相曰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每覽其章奏必特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眞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爲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右爲帝王鑒戒者錄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宰相言錫性本淸介臨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眞宗自卽位旣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咸平六年眞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游樂熙熙然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秉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尙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豫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開墾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

念二邊動煩經置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陲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爲文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耑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祕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上行事務詣便殿取裁況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爲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幾之煩不可偏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疑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奬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羣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爲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事無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舉以戒成王。則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若乃簿書訟獄。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功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言。猶能及此。況與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頗知大體。又降詔以奬諭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言。郊祀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眞宗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繭栗。器用陶匏。無甚煩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爲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也。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眞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

神宗時。河北災傷。兩府以下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爲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兗

辭賜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犍爲知縣王固貪濁眞宗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其密侍宮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爲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臣從彥辨徵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罷輭苛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爲治矣崇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人廉幹某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眞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於陽翟是時億文章擅天下然性剛特而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徵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眞宗使處翰林則是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聞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羣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

以仁孝事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穀屢豐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祕文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然茲事簡册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誥示闕政固與卿等祇畏改悔若告誡朕躬亦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遂啓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旦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下應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祕檢示治國大中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臣從彦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通天罔有降格恐人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眞有之蓋已非堯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諄諄然有物以命之乎遠求前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龍圖授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宮兗州父老僧道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兗州邵曄亦率官屬奉表請從之

臣從彦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黃帝曰黃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唐韓愈之賢猶溺於習俗又況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興國中百官三請封泰山而迫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兗州父老詣闕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

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則亦無所考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皆妄作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四

遵堯錄四

仁宗

仁宗爲皇太子時。賓客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眞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會議。必秉笏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臣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昔魯僖三宮災。孔子以爲僖等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盡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爲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爲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眞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仁宗嘗觀之。因謂大臣曰。凡爲臣當爲良臣忠臣。無爲奸臣

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臣從彥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沒孟子繼之惟孟子爲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顏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驟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內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又況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須要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樸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歷三年宰相呂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內侍勞問不絕聞其未愈歎曰古人云髭可療疾信必有之因翦髭以賜夷簡曰以此爲藥庶幾有瘳又使疏可以大用者數人久之猶不能朝許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杌子輿以前夷簡不敢當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
至和中陳執中罷相而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二人者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歐陽修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帝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修以朝士相賀爲對帝喜曰古人用人或以夢卜苟

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修作彥博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紀。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蓋述上語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制。臺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恐懼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下陛。

太子中舍同正員王文度。摹勒眞宗御書。賜紫服。且求佩魚。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曰。伎術人若除正官。則漸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俶爲翰林學士。其父若谷。爲樞密直學士。俶請班父下。帝曰。父子同朝。宜有以異之。遂從其請。

孔延魯爲右正言。法當遷官。願不遷而爲其父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爲父請可從也。特賜勉紫袍章服。宰相等曰。延魯所陳。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爲本。苟懷不正。挾僞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爲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羣吏。然須更爲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稍假以歲月。則其利民亦且踰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今夫州縣特以爲治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得久於其官而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置保舉再任。中書別加察訪審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帝問其故。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世鑒戒。何必諱也。

臣從彥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

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顏淵爲邦之問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爲春秋者。特三傳耳。彼昌朝略而不說者。果經意耶。抑左氏之僻耶。

眞宗嘗覽前代經史。撫其可以爲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春秋讀正說中篇。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不鑒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庋書策外嚮。以便侍臣講讀。

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以御詩。又各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錄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篇。始罷。

臣從彥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中者天下之大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經之奧旨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佑中。宗室叔韶。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士及第。遷右領軍衞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

無忘舊學。

天聖初。仁宗薦享景靈宮太廟。及祀圓丘。大禮使王曾言。皇帝衮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奏樂章。圓丘之樂則六變。陟降者再。恐難立俟。請節之。帝不可。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皇佑二年。大饗明堂。帝每遇神主行禮畢。即鞠躬卻行。須盡褥位。始改步移向贊導。從升者皆約其數。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者。悉安徐謹嚴。毋恩遽失恭。質明而禮畢。方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云。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專殖產業。未聞有立廟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訖不可復耶。當考諸古制。議其可施於今者行之。宰相等曰。陛下慶歷初。郊祀赦書。嘗許羣臣立家廟矣。有司不能推廣上恩。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王公薦享。下同閭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恬不爲怪。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臣實愧之。夫子親廟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爲孝矣。殖產營利。或與民爭利。反不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是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爲孝也。於是下兩制。與禮官參議。惜夫有君無臣。久之終不克定。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燭興坐。使內侍審之。曰。縈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爲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矣。聽徹乃就寢。

吏有過失。或枉殺人者。終身不忘其名。他日有司論赦擬官。輒曰。此人曾非法殺朕赤子。忍復使從殿政乎。

仁宗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罰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犀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解之則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馳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爲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爲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仁宗愛惜民力其於宮室池臺尤謹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如有食恐陛下乾剛之道有所虧而致惟修德可以免之帝曰卿言極是不如自責以答天變

慶歷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自修警況因譴見者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由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以戒勅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祗畏奉承之

壽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朝廷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爲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爲福今小人多託虛名以爲直規求進取不可不察也

知無爲軍茹孝標嘗獻芝草二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尙

哉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饑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盍多方賑救之乃詔契丹流民所過人給米二升分送唐鄧襄汝四州以閒田處之

慶歷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敵人之心不保其往深慮邊臣浸失爲備可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遠爲斥堠廣蓄儲廩訓練士卒繕葺城池如對嚴敵焉庶無倉卒之患

天聖初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采太宗與羣臣問對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眞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擇簡易事迹不入正史者命史官別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帝從之詔呂夷簡專其事書成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

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濟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制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眞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頗紊隨事變更兩府執政便爲成例施行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匱吏員冗而政道缺賞罰無準邊敵外侵寇盜充斥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淪胥以至於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尋討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規範庶幾元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圖救

禍亂之根本也。帝嘉其奏。命歐陽修等四人同共編修。詔弼總領之。分別事類。凡若干門。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之相類者。止釋一事。書成。今所謂太平故事是也。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蓋因循積習之弊耳。然能爲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於今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況德意既孚於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追祖宗思剗革也。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泰山茅仙禱祈。內侍遇異人言。王眞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眞人者何人。異人曰。古之燧人氏是也。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夫人。覺而奏其事。眞宗甚說。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眞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爾。眞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信不虛爾。

臣從彥辨微曰。二氣五行交運。雖剛柔雜揉。善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下至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證者也。無證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或曰。高宗夢得說。載在商書。古人不以爲非。何耶。曰。高宗賢君也。傅說賢臣也。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賚良弼。理亦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帝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則非理矣。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仁宗初選郭氏爲皇后。甚有姿色。然剛妒無子。又嘗與向美人爭毆。帝以爲不可母天下。廢爲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別館。擇嬪妃老者勸道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姿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與宰相廷辨是非。仲淹等得罪。后遂廢居瑤華宮。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爲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采擇之法。在審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慾窒讒間。杜僭亂。治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時。郭后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爭之。至伏閤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

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宮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彥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說者謂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

人亡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爲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又臺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良士一日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士庶人相與避於道下至漢文之時恥言人過今士人交誣浸成黨與乃下詔戒敕之詔既下邪柔者頗愧焉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爲要須有以風動天下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太傅處之魏以毛玠爲尚書唐以楊綰爲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爲合理尚足以感動況以堯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

慶歷三年帝以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才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辨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晏殊爲相羣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范等各條具其事以時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歐陽修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惻元元

而勞心求治之意載於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齟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搖其成若慶歷之革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咤哉

誕節

太祖曰長春太宗曰壽寧眞宗曰承天仁宗曰乾元英宗曰壽聖神宗曰同天哲宗曰興龍臣從彦辨徽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源乾曜等啓之耳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明皇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致臣下以逸欲導之耳乃立誕節虛名宴樂蓋欲誇示四海非所以垂訓後世也我朝太祖以下諸君踵而行之各立誕節之名亦獨何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五

遵堯錄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大言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並試之明日並命爲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於上未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弼違獻可多沃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眞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諮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啓奏非讒卽佞臣每嫉此豈復自爲之耶帝嗟賞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儆之沆曰朝庭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儻蒙見黜乃是言事之臣有補朝庭帝曰卿眞長者耳

臣從彥釋曰自古諫官論事執政者多忌之又惡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垍與李沆二人不然垍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獎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

朝庭比開言路。顧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己。而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爲一體者。其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煩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爲之變色。翼日王旦謁之。逡巡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臣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敵寇邊。沆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無虛日。每延英盡訪王命急宜。或至旰昃不遑暇食。旦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燕息矣。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燕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形。沆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晏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沆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乘閒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強敵。西有巨寇。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搢紳中。若李宗愕、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

談論猶不能啓發言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措卽帝必自論功以希寵奬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紛更張以擾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眞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堯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則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尙爲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丁今已爲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者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常與王旦說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宴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人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旦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卽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云某事。帝曰。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自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衞。皆令從之。陛下掖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爲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馹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應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聞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朕。卿慢朕也。準曰。太子萬世祀社稷之主。若傳之失人。誠爲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爲賀。帝始解。自是眷注益厚。累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眞宗卽位。併三司爲一使。始命準爲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寇涉吾地。莫敢前卻。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捻賊必矣。帝從之。將吏懽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

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北人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爲誰。初帝幸澶淵。乘輿方渡河。北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洶洶。帝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鎭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強辨。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乖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事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等之徒。皆出其門。嘗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不堪重任。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爲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汙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親爲官長拂鬚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奸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不謀。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爲先。才大而德不足。祇爲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能容之。斥其挾奸。不可以輔少主。遂取南遷之禍。

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皆準之由。後之爲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可不戒哉。

初眞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爲何文字。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尙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爲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位者。或以此爲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爲帝。而不朕虞者。惟寇準、李迪可矣。

王旦

眞宗時。欒爲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羣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爲言。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士災饉。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今敕旨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衆飛輓。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遂止。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

好。高麗貢奉案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卽語案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問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好之利。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功動衆。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裔。蓋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卽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蓋謂外裔猾夏。寇賊奸宄。以害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費誓。詩有采薇采芑。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好克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恢爭辨紛紛。不足尙。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爲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爲害則獵而取之。不卽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稀接賓客。政事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稟進止。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

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見。其有攜牘至中書者。多是徼求恩渥。大約中書事簡。加以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思慮不至。事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坐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履行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爲人。因其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擢以爲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旦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謁。旦以方議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帝默然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弗見。已爲伺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彥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泌言之詳矣。旦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臣所嘗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爲旦計者。苟情行不通。當力言之。以除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每每如此。則其爲悔吝可勝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見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否。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一聖休德之後。謹守成憲。務在安靜。外無寇敵之患者十餘年。兵革不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

爲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旦素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

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他人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庸知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旦常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詠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服旦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成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以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曾

眞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遣詔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帝尤加賞激朝論韙之然使者已行遂已案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尉王旦屬旦疾因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顧某不得見之耳旦曰王君

昨以辭避景靈宮使拂帝意然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蹙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爲平章事初眞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會會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沖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遂無閒言

臣從彦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以兩宮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曾之言蓋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宣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議以爲不可上下隔絕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尙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協曾嘗誌之及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彥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日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眞救弊之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耶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莫不榮之是時韓琦爲諫官因納劄子曾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爲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援錢延年例曾徐曰學士自行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身以爲愧恨其畏之如此

曾當國時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爲司諫乘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耳曾徐應之曰恩若己出怨使誰當仲淹憫然自失退而歎曰眞宰相也

臣從彥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古之人有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爲德有廢黜之終其身而人不以爲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

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爲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曾答之曰恩若己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歎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內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